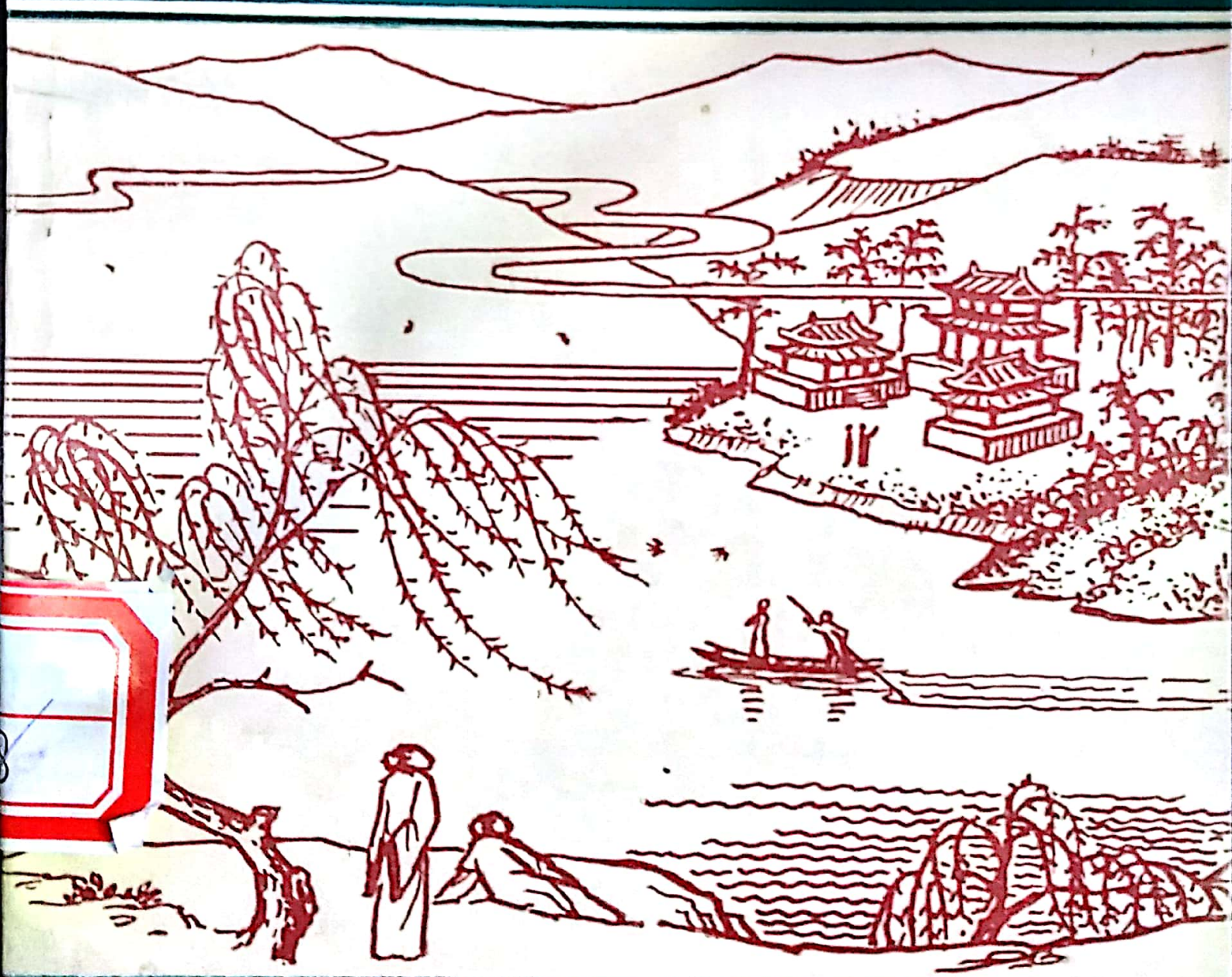


苏轼凤翔诗文赏析

祁念曾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序 言

薛瑞生

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过程中，不管是从思想史上去考察，还是从文学史与美学史上去考察，苏东坡都是一个颇令人注目的关键人物。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在文学史与美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为人所重视，而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越来越被人所忽略了。这是一个奇特的学术现象。

其实，苏东坡首先是一个思想家。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就说得十分肯定而明确：“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重任，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淮海集》卷三《答傅彬老简》）这不仅道出了苏轼是一个思想家，而且从根本上道出了苏文（包括诗词、书、画等）所以能风靡后世的原因。

不管是北宋的熙宁党争，还是元祐党争，其实都不过是新学、蜀学、洛学之争在政治上的反映。三家之争，大抵于熙宁年间，洛、蜀合而攻王氏（安石）新学。待至元祐，则洛、蜀分庭，苏程决裂。且不说新学，单以洛、蜀而言，均未超出上起汉儒、中经魏晋隋唐、迄宋而大昌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的规范。不同之处仅在于蜀学公开以三教合

一相鼓吹，洛学则暗释老而明经术，故更适合封建统治者的胃口。这就是宋明理学大昌的原因。然而在当时，因为蜀学将儒、释、道都供入了自己的坛坫，所以在朝野上下、僧俗贵贱中都找到了知音。且看东坡死后，统治者让他从祀孔庙，沙门扯他作妙喜老人，道家又说他是奎宿，可见他声名之广远。

自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将苏学目为“杂学”以来，思想史家就将苏东坡误解了。其实东坡出入释老而又精通儒典，本于儒而不为儒所囿，参释老而不为释老所溺，学殖既有所自，论道又出己意，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和世界观。即如他的君臣相济的思想、穷达如一的思想、与民亲睦的思想、知命乐天的思想等等，都不是儒、释、道三家中无论那一家所能范围得住的。说他合三家而又有新的思想曙光，大约是不为过分的。他用释家的“世法平等”来校正儒家的“君臣大义”，主张“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辩试馆职札子之二》）。他又认为“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昆陵易传》）天命、君命，向来为人所神化，东坡却认为与人之性命齐等，这就将儒家“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教义撇在一边，显然不失为一种叛逆思想了。但是思想史家长期以来形成一个陈腐的观念，即认为一旦沾上了释老的边，就与消极、出世、灰色结下了不解之缘。岂不知释老也与儒家一样，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尤其是在哲学思辩的范围内是如此。这就是在自唐宋以至明清的进步知识分子中，既反对世俗的作为宗教的释老，又从作为思辩的哲学的释老中去汲取思想营养的原因。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明代的浪漫思潮与清

代的悲剧精神，都是与苏东坡一脉相通的。他在思想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决不亚于在文学上、美学上对后世的影响的。

苏东坡在文学上的贡献与成就可谓博大雄浑，地负海涵。他是一个旷世稀有的全才作家和天才作家，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都成就颇高，不仅风靡当时，而且流芳后世。苏诗是北宋最大家，苏文是两宋最大家，苏词开创了豪放派，苏书是北宋四大家之一，苏画也以墨竹名世。宋人所以能将古文引向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之路，并为明清散文之近代化搭好桥梁，苏轼是首创其功的。至如苏诗，则以豪放迈往之气，秉天才烂漫之笔，不拘泥于斤斧绳墨之间，乐则大笑，悲则大叫，七情并发，穷变百态，巍然成大家数，也为宋诗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打下了基础。他的诗论，文论、书论、画论也不拘成法，自然透脱。从总体美学追求上来看，他提倡的是细节的真实与诗意的结合，开创了元明清以来各个艺术门类的总体发展方向，也创造了几代作者与读者的美学鉴赏情趣。总之，他实在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变过程中的伟人，当然也是一个带着自身缺陷的伟人，这里就不必细说了。

苏东坡的思想发展与文学创造，是随着他的生活道路、仕途足迹不断前进的，而他的仕途则是从陕西凤翔开始的。自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赴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任，至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还朝转官，他在凤翔整整待了三年，写下130余首（篇）诗文。这些诗文，比起他在黄州以后的篇什来，自然显出了单纯与浑厚、稚嫩与老辣的区别，但所谓苏体的基本风格已经形

成，其中有些诗文如《和子由澠池怀旧》、《凤翔八观》、《次韵子由论书》、《喜雨亭记》、《凌虚台记》等等，无疑已是苏作中的名篇。为了迎接全国第六次苏轼学术讨论会在凤翔召开，也为了介绍苏轼的政绩与文事，祁念曾同志利用教学之余，写成了《苏轼凤翔诗文赏析》一书并陆续在《宝鸡日报》连载，这无疑是嘉惠读者的一件幸事。

天下文章，于赏析为难；赏析文章，于名家为难。难就难在咫尺千里，尺水丈波，要在千字文中鉴赏出名家名作的味道、神韵来，胸中没有几分丘壑是难于胜任的。读念曾文，如入幽篁，如临碧池，清新活脱之气扑面，学院派的艰涩沉闷之气为之一扫。这大约得力于念曾既是诗人、又是散文作家的缘故吧！以诗人兼散文家之笔，评诗人兼散文家之苏作，自然体味独到，所见不凡了。加之念曾又身在宝鸡，对凤翔周围的山水文物了如指掌，故下笔为文，能使境与神接，三言两语，即道出了苏作的真谛。文不厌短，文贵于短，信哉斯言。

我和念曾是早已心识了，第一次相见却是在西子湖畔。那是1988年的冬天，全国第五次苏轼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我们一见如故，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他拿出一个精致的留言簿要我题写，却之不恭，我便不揣浅陋信笔写道：“天马行空，难就轭下；屋下架屋，愈见其小。为人为文，当既在绳墨之内，又在绳墨之外。”现在，念曾的书要出版了，嘱为之序，我又不揣浅陋地写下这些，以就教于念曾及读者诸君。

1990年5月5日于西北大学

前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我国北宋时期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以多才多艺的天才和无比的创造能力，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旷世无双的多面手，完成了宋代的文学改革，使宋代文学成为继唐代文学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他的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比喻丰富，新颖贴切，独具一格，开创了与唐诗特点交相辉映的宋诗特点，是宋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他扩大了词的描写领域，丰富了词的艺术手法，开了豪放派的先河。他的书法和绘画，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其真迹遗墨，已成为世界性的艺术瑰宝。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合称“三苏”，在中外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签书判官是州府幕职，掌管文书，佐助州官。在凤翔，苏轼生活了三年的时间。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苏轼任满回京。凤翔三年，苏轼不仅留下了卓著的政绩，疏浚了造福后代的东湖，而且写下了130余篇诗文。这里是他初登仕途、步入政治生涯的开端，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起点。为了全面研究苏轼的思想和创作，继承并弘扬民族文化，笔者从苏轼在凤翔创作的诗文中选出40篇代表作品加以注释分析，以帮助广

大读者阅读鉴赏。承蒙西北大学薛瑞生先生和陕西人民出版社陈华昌先生的大力帮助，使这本书得以出版，在此谨表谢忱。今年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十周年，全国第六次苏轼学术讨论会将在凤翔召开，这本小册子就算是献上的一份微薄的礼物吧！

作者

于1990年5月

目 录

序 言	薛瑞生 (1)
前 言	(1)
和子由澠池怀旧	(1)
石鼓歌	(4)
王维吴道子画	(11)
东 湖	(15)
真兴寺阁	(20)
新葺小园	(23)
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	(26)
留题延生观后山上小堂	(29)
楼 观	(32)
郿 坞	(35)
磻溪石	(38)
石鼻城	(41)
次韵子由岐下诗 (选五首)	(43)
真兴寺阁涛雨	(47)
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	(49)
岁晚三首 (并序)	(52)
和子由踏青	(56)
和子由蚕市	(59)
和子由寒食	(62)

题宝鸡县斯飞阁	(64)
扶风天和寺	(66)
周公庙 (并序)	(68)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 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	(71)
溪堂留题	(74)
和子由苦寒见寄	(76)
凌虚台	(79)
和董传留别	(82)
骊山三绝句	(85)
喜雨亭记	(88)
凌虚台记	(96)

附 录

苏轼在凤翔的诗歌创作	(101)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	(113)